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民事門

民風　附　禁奢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立言以救風俗（救天下之弊在聖人明聖人之言在儒者夫世變之趨如江河而不可遏聖人必隨其弊而正之聖人之言猶金石而不可易儒者必因其理而明之則先進後進之禮樂野人君子之文質不待辨而明矣蓋自鴻荒而下以至於東周之晚千有餘年風俗凡幾變矣燔黍捭豚在在相忘而禮之名不聞蕢桴土鼓熙熙自適而樂之名不著然燔黍捭豚不能不變而杯盤几案蕢桴土鼓不能不

易而笙鏞鐘鼓何也時使然也至於升降揖遜之容疾徐高下之節蓋月異而歲不同矣始而文不勝質終而質不勝文又甚則文之極而愈失其質聖人憂之於是乎返其初意而明示天下以禮樂之本削其文而存其質激其偏而歸之正俾後之求今必猶今之求昔此聖人救弊之微意立言之大指也論風俗者可不深究於此乎

風俗係乎表倡○教化風俗之樞機法令風俗之隄防樞機不謹無以化民隄防不立無以率下二者兼施而迭舉然後足以轉移風俗而歸之正也自昔聖人在上紀綱人心維世道闔闢變化唯吾意而四海之廣萬姓之衆無不靡然而聽從後世法令非不嚴禁防非不切然欲其朴厚而侈靡之

習猶多欲其質實而浮偽之風愈勝意者法令之徒嚴而教化之實猶有未至也

稽古偉議 朝廷風俗之本○朝廷先天下為風俗天下視朝廷為趨向攷古驗今未有不由此者昔唐虞流化茅茨而堯舜之帥正著躬也夏禹之菲食惡衣而禹之為度者身也文王德化之所及所以為麟趾鵲巢之應使天下純被其化降而至於衰世猶有信厚之風者非他術也關雎騶虞之化有以為之地也古之聖人常以恭儉脩身正家之道在上而天下之民莫不目擊而心化則躬行俗移心正國治誠有自然之應且太王小國之君也躬行而民且貴想晉侯亦小國之君也好儉而猶多積聚下民率其君之信勇者莫不自其上

之人有以先之
立言以定風俗○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既薄君子而從野人何以有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稱夫旣舍後進而從先進何以有郁
郁乎文吾從周之說或者疑焉愚則曰聖人之意深矣蓋孔
子立於三重寡過之後其損益之間大體從周與其奢也寧
儉與其後進也寧從先進蓋小過之義也救弊之極必小有
所過而後能合乎中故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聖人從先進之意亦如是已夫所謂先進之野人者
蓋當時俗論之所謂野自文弊之極人心薄而僞矣其視先
輩之所爲莫非野人則周公之禮樂其亦春秋時所謂野人

者與此則夫子之從先進又非鴻荒以前之所謂野人也蓋亦前輩質實忠厚之意而已矣

漢初以來風俗（漢承秦弊風俗淫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賈人帝服倡優后飾富民墻屋被文繡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輿服僭上侈靡無度故天下則而象之其又何尤

若類試　慶曆人才風俗（我朝更幾葉陶更幾涵養更幾轉移變化而人才風俗始至慶曆而盛也觀其人才碩大光

明者既足以股肱帝室柱石社稷篤謹持重者亦足以黼黻皇猷笙鏞帝序棟梁榱桷各適其用而無有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人才曷爲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爲人才之宗主也觀其風俗尺度自齊而長短之不遺清濁自分而風波之不揚講論文義唱酬詩什驩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風俗曷爲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握風俗之樞機也化治之坯陶敎樞之運轉涵濡浸潤無非道德之服興起感發無非性分之眞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京都風俗之美○於皇國朝建都于汴其在戰國則魏中之梁地其在漢則裂以封王其在唐則分爲列鎭雖無平陽之遺風宋魯之遺俗周召之風化然雎洛二水號出文章父老

相傳亦舊矣侯嬴朱亥隱迹其間載籍所稱亦美矣天啓斯地爲我宋朝一祖八宗聖聖繼承作新人物首善京師寵恩厚澤溥洽天下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夔士有不談王道者往往樵夫笑之異時周旋吐納其自視築巖釣渭無足詫接武於庭人才一何盛也異時崇古尚朴其自視成湯雷澤爲足陋比屋可封風俗一何美也

時文答畏俗非自爲美惡○且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昔何爲而醇今何爲而弊昔何爲而朴厚今何爲而澆薄昔何爲導之而輒從今何爲禁之而不止君天下者正當評究其本原考論其得失以疏通而轉移之則人心以正風俗以淳一時之治自可以無愧於古不然樞機之或失而乃隄防於

一二檢制之間雖詔令之日頒法令之日詳亦恐徒勞無益於治也

後世奢侈無禁（禮制之隳壞久矣丹楹刻桷則諸侯僭天子矣瓊弁玉纓則大夫僭諸侯矣連騎而遊擊鍾而食廬室無制器服無度嫁娶以窮侈相夸喪葬以多財相衒則庶人之僭侈不可勝矣夫以儀辨等以度教節於刑名致嚴者聖人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而後世之奢侈亡禁乃至於此則欲貴賤之分定尊卑之序得而爭訟之原息顧不難哉故倡優為后飾土木被文繡在漢常患其然矣裙緝羽毛至五十萬金堂飾珠貝至四十萬緡在漢嘗患其然矣然當時為之沮抑者不過禁賈人錦縞乘駿之飾耳不過蕭莞履革以

爲天下亦爾不迴裁定禮制以爲文具爾禁行於賈人則非賈人而僭侈者猶衆也身雖約於上而法不行於下則庶人之僭侈自若也曹褒之制度不能勝大臣之苟簡王涯之條約不能勝當塗之毀譽此其弊所以循襲至今而未有改也

人君實爲風俗○大抵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美惡未有不隨君上之所化高帝都西而尚奢以至游士擬公侯列肆侈姬妾世祖處東而尚約至付人知珠玉之可簡犀象之可賤其人才風俗亦未有不然者切以三河之地觀之古帝王之更都焉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土階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遜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好善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

于今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有如此者

繪語聯珠

作新人物首善京師　耕鑿之業定而天下皆淳朴之風

陶成習俗同仁天下　井田之制立而天下無奢侈之俗

範圍資大匠之規　牆屋被文繡而席門有不庇之家

漸漬賴時雨之化　奴婢棄粱肉而糟糠有不充之腹

化冶坯陶　仰事俯育之外非心無自而起

教樞運轉　服田力穡之外異習無自而萌

遵節儉尚素樸仁風行而外流義方激而遐鶩

人去末而反本臣懷忠而抱慤

當今獻策當責奉行之吏⌒以愚觀之今日之患莫大乎人

主有躬行之德而臣下無輔德之誠人主有禁奢之法而臣下無奉法之意化行於九重之上而達官貴戚之家其後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下之不犯禁嚴於宮掖之間而京城之民其後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遠之俱化知自上始而不自下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貴始而不自賤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近始而不自遠始則風俗可革

流化自京師始○魯俗好儒而多禮其聖人之遺風歟宋俗重厚而好穡其先王之遺風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世秦俗日敗盖朝廷天下之楨幹也京師風俗之本原也自古受命之君經野有法體國有制是豈徒為一時之壯觀哉

必有成人才移風俗使四方知所向化後世有所跂慕而不已者豈惟孟堅所賦西都人才風俗而然哉豈惟平子所賦東京人才風俗而然哉

奢僭　四士大始○爰自羔羊廢而人無素絲五紽之德白駒亡而人無生芻一束之行薇不採葵不拔方且爭探牛心直碎珊瑚撞鐘舞女流蕩忘歸夫以高冠大軺蒞民行化者既已爾則蠢蠢之民隨風而靡幾何不相胥而為浮詭之習哉

結收　士習尤當日重○雖然人為萬物之靈士為四民之首有不可不自貴自重者不可以上之人待我厚薄論也吾生天地間而為士豈徒華藻毫端自謂博雅敲戛律調自誇俊髦哉左規右矩遵軌循則而足以律操守之端方春歌

夏絃學文游藝而足以發議論之文采歛之則暗室屋漏隱然準繩舒之則鼓瑟浴沂油然意趣所以自貴者豈以風俗而轉移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思也請事斯語當以正本為先○古人有言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欲風化之厚當自朝廷始欲法制之行當自貴近始不然則徒恃吾法可以狃天下而使之不敢犯則民之貧者固無財可侈而富者有餘將非吾法之可制矣昔者漢高皇帝時有賈人無得衣繡之令而漢官舊儀亦載庶人無得乘騎此其貿之法制亦非不合然商賈高車大馬其視前日衣繡之禁無忌也長安少年鬬鷄走狗奢豪自恣其視前日乘車之禁無畏也昔唐之相楊綰也而或

者爲之損騶從減音樂當時風俗聞風而化者不可勝數蓋民從行而不從令人主者風化之原而貴近者風俗之所則傚也董仲舒有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四方莫不一於正愚請以是復明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樂移風易俗（樂記）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禮記曲禮）司徒一道德以同俗（王制）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記）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前漢地理志）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汪濬傳）

歷代事實

三代風俗淳一(唐書樂志)此晉也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焉(詩蟋蟀)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盜者劉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賈誼)

文帝躬行玄默示淳朴為天下先故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本紀)漢文景時人給家足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前志)武帝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貢禹傳)永平之際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眞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東都賦東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移風俗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唐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秦任法律漢雜伯道皆欲治而不能豈能治失不欲魏徵曰湯武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從徵言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民咸歸歲終斷死刑纔二十九人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知彭州上曰蜀土始平輕

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竝宋太宗雍熙八年詔曰能以禮遜為國乎何有故班白不游於市井負販相避於道途耕歷山者有遜畔之風入周境者有息訟之美浩穰之地民庶實繁宜申明於舊章用激清於薄俗 真宗咸平元年上曰節用愛人民俗自化 祥符元年上曰古今風俗悉從上之所好國家法令不可不謹 仁宗嘉祐五年詔曰朕嘗患民之好爭而風俗漸靡於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竝長編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上曰朕惟崇尚儉素比年以來中外服飾過為侈靡雖累行禁止然末俗猶未盡革大抵行法當自近始 孝宗乾道三年御批朕念治功之未起思風俗之尚澆方欲力救弊

源泊澆淳古章歟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仁宗曰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
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
徭役出焉歲豐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
離異邦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
鮮衣美食者轉而服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審矣
者政也　彭汝礪上神宗曰古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
成之後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師足觀
四方之人其語言趨向短長巧拙必視京師如何不同則以
爲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
不則以爲野焉以此知能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

文獻彙萃　東坡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東坡曰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　司馬溫公曰商之政尚猛故其俗激昂而奮勵周之政尚寬故其俗和柔而寬緩太公治齊舉賢尚功周公知其後必以強亡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必以弱喪　呂東萊曰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

夫可遠之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捕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林執善曰今之所謂游民者何其多也高宮大室撞鐘伐鼓談無演空眩誘黎吐謂之緇黃之游懷黃挾彈玩養鳥獸六博闘鞠歌舞無則謂之市井之游冐名守闕充墀溢廡交相贊助招權為奸謂之官府之游若此之類不可殫言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士學無用之文以謀利祿而立身事君何嘗在是則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競奇巧而日用所須皆

欲不堪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煽侈美而貴用所資往往不通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為游而人人之類未相食者幸吾農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解凍而耕暴背而耘櫛風沐雨沾手塗足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其勤極矣而又有水旱霜雹蝗虫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相爭奪穀未離場已非已有羣游之徒聚而饞之又從而嗤　鄙之良可哀也故其子弟時出城市日觀盛麗歸視其糠粃不飽短褐不蔽其心搖搖已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是農又將游矣

李清臣曰今之天下為本者常不足為末者常有餘游民貴而農民賤家於田畝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為業者不若操貨財游民自以為材智之當然而村力勤苦之民拎拎焉不

足於衣食而常有賦徭之憂寒飢之患

禁奢　附　尚務儉以本立説

策頭荀卿氏論兼足天下之理必在於明分而楊雄論列侯田宅之弊必在於廸法至於賈誼長太息之書極論夫亡等冐上之俗亦汲汲於經制之定而已夫三子之論豈不能推本夫人主之躬行而惟以明分廸法與定經制爲説者蓋深知夫天下之移於侈靡而不能自克流於浮靡而不能自返非上之人防閑而禁制之其何以革其目前之習而納之朴素淳厚之域乎

策段人君者風俗之機教化之本一有所尚天下之所觀望而風俗之所由以成也周民之質非周民之自質文王之化

有以使之也蓋文王以一家治天下康功田功卑服於一身之間憂勤節儉靡所不至家邦之御蓋自邇以及遠由外以及內濯澣之衣形於詩人之歌詠而節儉正直見於當時在位之君子教化之基風俗之本實在乎此故質矣之民歌於天保之章豈淺近致哉

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四方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效慕浸以成俗其言諄復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貲富人則復徙五千戶于昌陵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于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

事類 周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載師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並周禮）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前漢食貨志）文帝時賈誼言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后以緣領庶人孽妾緣其履（賈誼疏）景帝以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特詔除之（本紀）晁錯言商賈以利相傾千里遨遊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前漢食貨志）魏毛玠居顯位布衣蔬食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廉節自礪雖貴寵之人輿服不敢過度（本傳）唐劉賁言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以謂由制度不立請以官法祿秩制其器用車服（本傳）楊綰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及除拜之日崔

寬爲之毀別業豢幹爲之損騎從郭子儀方會而除書至音樂省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謝安山濤云傳林本朝太祖乾德四年收僞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碎之獻開寶五年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曰自今勿復爲此飾[illegible]眞宗咸平二年上曰近覽上封所述頗言風俗侈靡有傷淳儉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令有司禁臣庶況金鋪翠之飾[illegible]祥符元年上曰京師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鍊金爲箔其徒日繁募告者賞之[illegible]仁宗景祐三年詔稱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奢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爲

華靡珠璣金翠炤燿路衢請條約之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繼孝宗乾道八年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稔趂此秋成欲使民各務儲積以爲悠久之計宜降詔戒諭　淳熙八年上曰朕以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竝　聖治平四年劉述言百姓習於久安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然後敕下有司設爲科條以絕僭侈之弊務崇約素以厚風俗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八

民事門

田制 (附) 勸農 水利

名流舉業

漢意深遠 漢初不復古之罪(一)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若復王制於去古未遠之時六經全書秦焚之經籍厄矣然秦所焚者民間之書而藏於秦府者無恙也漢初接秦而興其書猶在當表章而不之表章至武帝方始表章六經何晚耶此奈不必責而漢初圖籍是先經籍委棄其責尤重於秦也借是而觀則井地遺制之不復亦猶是已先王井地肇自黃帝其源也遠壞於春秋戰國其存也鮮秦人用商君之策驟

欲富强忍事吞并廢井田開阡陌先王遺制無復存者秦城當罪矣然顧念由春秋戰國以來積習變古破壞已多秦人一舉而棄之是無足怪漢興去古未遠遺制豈無存者徐而復之比次而經紀之宜亦無甚難事而因仍秦舊大啓土宇分王子弟井田遺制謾不復講至董仲舒師丹輩方欲彷彿井田之遺制而為限田名田之策又病於施行不竟何晚耶此又秦不必責而漢初惟章程末務是先而井地良法不復其罪尤重於秦也大凡小人變古之罪儒者何必追仇於千載之後而有廢必有興有絶必有續昔有王者當廢與絶續之會而又勢可以為才可以辦此機一失良圖莫追儒者責備之論如之何不重嘆吾故曰言王制於去古旣遠之後不

若復王制於去古未遠之時也

井地仁民之政〻先王之於政也而地政爲首先王之於民也而仁民爲急周以有經制而井田之法至成康而大備漢以無經制而董仲舒孔光何武諸君子拳拳於有言新室雖𦐂倣古制然以煩擾而得罪於農商太宗雖略得古制然法意未盡三四傳而巳壞放歷代之立法以觀田制之善否上下數千年間可爲永慨矣

井地不必深泥○法不必立無撓法足矣民不必裕無害民足矣處千載之下而欲依井田以立法復井田以裕民吾信其迂也惟度古今之宜建時中之制不撓法不害民則民受其賜矣井田之法非一聖人之功也始而五十備而百畝其

無欲速如此周家耕者九一而近郊遠郊復為詳近優遠之制其文理密察如此滕去三代未遠乃不能從孟氏潤澤之告後世而欲為井田則必奪民之産役民之力信乎其迂矣

稽古偉議 漢初不能復古○代秦者漢去古未遠宜以復古為意者而一時君臣低首瑟縮不敢言古遂使疆理之緒一墜而不復續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亦亡具甚矣有如仲舒師丹繼為限田之説其詭曰不然且猶不敢盡言曰宜少近古曰宜略為限亦終於不行亦當時事勢然也 異時謨斷興漢若光武者可以言此然亦僅能檢察 田而外此無望焉豈非漢人畏古而至於廢古耶漢固不能以復古矣而一時人主猶能以仁恕為念蠲租減税而使斯民有不忍忘

漢之心特其經制不立則所謂罷癃更賦之患豪民刼假之權誠有之耳莽何人哉乃極言其弊而銳然以復古自任舉天下之田盡欲名之王田者固美矣而制度不定適以貽百姓流離之禍是誰責哉然則徇古而至於不古者無怪也

井田當復而難○粤自井田之公可實萬世陌阡之禍不止一時權豪貴近兼幷吞食中人十家之產往往不可立雖少府陂池卒爲貴戚所據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有不敢過而問焉者則所以均井田而正經界者談何容易哉

法祖嘉猷 祖宗講求良法○共惟聖朝爲民之事不憚改作往歲嘗用嘉祐中孫琳方田之議而行經界矣又嘗用至和

中呂誨限田之請而以官高下占田矣盖自太宗皇帝嘗覽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苟能一一均平邊郡可任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屬精制置他日顧宰相曰井田之制寔經國之要道朕臨大寶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大哉王言斯民何其幸歟

良法終不可易○經界之法自古以來行之者多矣而經畫之詳莫備乎熙寧之故事方荆公之始行此也蓋欲以一州縣之舊規而通行天下而議者莫不譏其爲生事然時則方田均税均井須法終不可以異議而廢其謀紹興中嘗用李椿年議行經界法椿年以爲平江歲入昔七十萬今二十萬

宜覈欺隱以便貧民始自平江推於天下然推行未久已有議其分畫不均峻刑增稅者當時曾不以紛紛之議而易其初意

【時文警眼】良法未易遽復○師丹嘗議名田於漢矣然終於綿歲月之效而法不便民何則師丹之限田請以三十頃爲率期盡三年而過制者沒入自井地之廢於秦富民廣殖田宅傳子襲孫擬於封君僭國且數百歲而遽欲三年間盡奪其所有以與其所無非人情也使其說遂行則令未至而天下駭矣欲爲之計莫若取其意之善者而去其迹之不可者爲限田之計則約其數而徐待之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富民子孫數世而後小者有析甚者破壞以自入吾繩約之內則

法便民矣

經界之行甚難○夫版籍湮廢賦役混淆有產去稅存之弊有輸納不等之弊奸民詭寄以規避則差役有不行之弊大戶分析以為小則官課有暗虧之弊經界不可以不行矣然履畝而定稅則煩擾而難行按圖以計畝則詭挾而失實強宗右族迭相啓齒挾寄者無所籍老胥宿奸五爲首鼠隱蔽者無所攷經畫未竟搔擾先之則經界不易行矣

綺語驪珠

先王仁民之政轉爲後世取民之地

里居井授之制特爲賦税隱匿之坊

工賈之既多而偷惰廢業者又流而爲釋老

兵隷之既衆而縱淫苟利者又散而爲優倡

富民隱寄務在鉤摘而貧富不等者雖多而不恤也

官課虧折務在促辦而他戸均認者明知而不問也

券契貿易官利其贏、科敷抑配甚至再輸

戸産髙下民擅其業　差役頻仍動遭破蕩

黄今獻策行仁政當以實（）今天下之民亦病矣疾疫間作水旱相仍或蕩析於干戈之擾攘或困踣於科役之煩重物産艱瘠生理蕭條年穀告豐一飽難卜而遭歉歲在在流離加之郡縣之間猛虎之政毒蛇之賦所以戕吾民之根本者多矣吏政民事判然秦越既不相知乃欲行經界之法於天下愚恐姦吏以低昂出入爲巧而民之弱者受其欺富家以

走弄侵欺為當而民之貧者蒙其害詞牒紛紜簿籍混淆是非無據歲月迁延彼爲牧養之官按察之職者方且翹足待遷鹵莽塞責則經界之行未必終惠而民已先困是撫摩之意無補於侵陵而受利之實不救於殘毀也或者則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仁政不可行吁盍亦論其實而已矣煩賦重斂苛政黷吏所以窒吾君之仁者儻有以迅掃而使之淸蠲除而使之寬則閭閻草野均拜上賜又何必經界之辨耶

推行之策有三〇天下之事惟順可以致利惟和可以集功苟有一毫拂乎人心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若欲行經界之法則一日安上戶引匿之弊冒漏之私上戶爲之也不得罪

於巨室其法有不可行乎二曰戢吏奸指有爲無以多爲寡吏奸爲之也無受成於刻木法其有不可行乎三曰絕告訐怨仇既衆乘時中傷奸民之出入閭里然也無自墮於紛擾法其有不可行乎能是三者而又賞罰以厲之設版籍以公之鷄犬相聞按堵如故阡陌不改觀聽一新然後可以爲王者之政也

經界總結 仁政自恤民始○然則爲今之策將何如欲行仁政當自經界始欲行經界亦當自恤民始均其力役薄其稅斂使在官者既無擾民之害然後稽其圖帳正其步畝而在民者亦無有不相安之情不然法具而意失知爲國計而不知爲民計則王莽之限田元宗之括田適所以爲召亂之階

果何益於事哉前輩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講明近日經界之法亦盡本諸此而已執事以爲如何

仁政貴於美行○雖然亦有經界一策而已經界之行正所以體列聖之仁心復紹興之良法求以平民非以病民也雖以勞民所以逸民也履畝而辨地視地而出征此其公天下之心明白而洞達念生民之意纖悉而周詳曩日之議者則曰欲均賦役必自經界始欲行經界必自近郡始而今之言者又曰奸民豪縱黨伍嘯呼或因緣而逞私意胥吏巧求移彼易此必貿亂以擾良民此其爲慮至矣不知所以掣吾肘皆其慮不止此也姑已之無多談然朝廷之務行寬大不過

足經界之舊額使姦民之隱寄無所逃而貧民之虛賦有所歸耳州縣之奉行者苟有人焉獨不能仰體此意以身任責耶仁政而美行之必得如楊承旨者而後可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滕文公) 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穀梁)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前食貨志)

歷代事實 食謂農殖嘉穀自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而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禹定九州制土田(前食貨志) 周文王在

岐用平土之法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牧者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與大司徒不易之地家一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illegible]　周　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及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漢文帝時賈誼說上始開籍田晁錯復說上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武帝時董仲舒說上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能爲代田用力少得穀多哀帝即位師丹建言設井田孔光何武奏請諸王列侯皆得名田丁傅董賢皆不便也遂寢不行王莽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前食貨志）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劉隆傳）荀悅曰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
太半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宜以口數
占田爲之立限（本傳）後魏考文太和元年李安世上䟽均田之
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以供耕作北齊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
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又給永業桑田麻田隋開皇中發
使四出均天下之田（隋志）唐授田之制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
分二十畝爲永業凡庶人徙鄉得賣世業田徙寬鄉者得賣
口分田凡授田者輸租庸調元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

田逃戶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美（唐志）憲宗時牛僧孺對策曰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須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則均田之方寓其間矣（本傳）

宋綱要覽 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長編）太宗端拱元年覽何昌齡請均田疏謂近臣曰選通達物理之官勸精制置自然衣食足盜賊消（實錄）至道中嘗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廢井田則貧富不等王化何由而行（同上）眞宗景德二年丁謂取戶稅條目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編為景德農田敕五卷民間咸以為便（長編）仁宗慶曆三年王素建言均天下田賦於是遣郭諮孫琳用千步方田法先量括上蔡一縣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

重勞人遂罷論者謂朝廷徒知一時之勞而失經界之慮嘉祐四年後遣孫琳髙本分往諸路均田　神宗熙寧五年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頒之天下以地之等均定稅數並同髙宗紹興十二年李椿年言兵火之後經界不正其利害有十乃詔措置安在均平不增稅額署官田者紹興二十八年鬻為常平本錢省莊田者蜀中有之自二稅外仍科租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於田故為之圩岸如長堤常住田者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紹興二十二年命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得羨錢三十萬緡入左藏庫記纂

[是正論]朱熹奏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

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損　朱熹奏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以難檢計豪民猾吏並緣為奸

文集菁華蘇欒城曰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

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戸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於景德田況之於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熈寧中呂惠卿復建守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定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定編戸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償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蘇老泉曰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遂申

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其寔便於世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夫名田之説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徒譬乎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臣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爾

葉水心曰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税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為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庸

力其僥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

葉正則曰元魏稍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唐興因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唐却二倍有餘此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口分據人數占田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與成周制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亦與周制不同今卻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

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幷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閒水旱之不時凶豐之不常又有賑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卻容他自遷徙幷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粗立然先王之法自此大壞矣　錢文子曰唐世授田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之給所以優寬鄉也狹鄉者得賣世業而自徙狹寬者併得賣口分亦以優寬鄉也狹鄉不許耕占退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優寬鄉也四夷

戶降者與奴婢之縱爲良者皆以附寬鄉此其思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則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被豈不知鬻之爲害而自啓之耶惟其相賙相保之法與夫奇衺游惰之禁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不鬻要之封建不立圻甸不分井田之制不可復也

勸農　（附）以勸誘農民立說

【東頭】養農而止於養農則田制未定固足慮養農兼利於養天下則田制未定誠足慮夫三農生九穀農之功何其大也艱食粒烝民食之利何其博也故古人重農而列於士之下四民之中士先之農次之重食而冠於政之首八政之目食

先之貨次之誠知食重而農亦重農重而王政在所必重凡爲農計者即所以爲天下計烏可不使之各授田於公乎

策段

土地廣矣而穀不加多豐穰屢矣而百姓不加富者今其弊有四焉強族兼并不爲之限是困農也罷民游手不爲之禁是散農也在野無導率之吏而使民自爲是棄農也在國無勸沮之法而使民自便是惰農也四弊未去而欲務農之效前與古並者豈易得哉

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本也欲厚其本使百姓充然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則於農民之弊所宜先慮焉摧抑兼并使富強漸見不得安坐而自縱則仲舒限田之議於此乎可行以救農之困也禁止游手使無職閑民不免轉移執事則太宰任民

之法於此乎可施以益農之衆也將欲導率之使民有所奉
承而作焉則周之遂人里宰之官漢之搜粟田卡之號為可
復將欲勸沮之使民有所畏慕而勸焉則成周閭師之罰漢
文力田之科為可用
【周】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則皆農夫女工衣食
之事也（于詩譜論）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補厥百穀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甫田）漢文帝詔朕親率
羣臣農以勸之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本紀）文帝
即位民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上感
誼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言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文帝從錯
言令民入粟受爵（食貨志）宣帝即位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

大官上同後漢明帝詔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續本唐德宗
時李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續本本朝太祖建
隆三年詔民生在勤所寶惟穀矧農桑之業爲衣食之原任
居牧守用司勸課肆太宗至道元年詔勸農種植素有定規
近來多不舉職非所以副朕字之寄類會眞宗咸平四年上曰
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爲先續長景德三年丁謂言諸州長
吏職當勸農勸農入御自此始上同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請
定勸農條約須行天下類會高宗紹興三年上曰監司守令皆
勸農之官未聞勸農之實臣僚奏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
農至追胥農夫拘留累日以待守令按行者民更以爲若上
然之類要十八年上曰守令能使其境內無曠土無游民斯爲

稱職矣建隆以戶口增耗爲歲課守令之法宜令申嚴行下
上司馬光　言食者生民之本爲政之首也今國家每下詔書
必以務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衆豈非爲利害所驅
邪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　經濟錄

水利　附　以講求水利立說

[illegible]頭八政之目始於食故分田所以處農五行之目一曰水
故蓄水所以利農蓄粒食之登耗而天時之消息爲之然天
時之消息不能預期也農課之盈虛而地利之豐歉爲之然
地利之豐歉不能預計也善爲農計者有所謂農田之政焉
又有所謂水利之政焉農田之政賦之以百畝之地教之以
五穀之宜使無失其安養之計者是也水利之政勉之以濬

導之方授之以灌溉之策使無失其滋養之備者是也農田
爲粒食之所資水利又爲農田之所資信矣農田之與水利
其政當兼修而並舉也

案語民享其利在乎豐稼穡豐稼穡在乎美田疇美田疇在
乎通灌溉通灌溉在乎復陂塘故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
文公穿渭口蜀以富饒白公引涇水於秦谷口遂歌於禾黍
史起鑿漳河於魏鄴旁乃詠於稻粱張閭築新豐李襲引雷
陂水灌晉陵維揚之田各八百餘頃召父杜母之惠靡不由
之蓋變地力移天時救罷民豐食貨莫尚乎此後之有 意於
民者可不謹所儲蓄哉

國家創法立制張官制吏尤於水利究心焉我神宗朝 中書

古州縣古迹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監司州縣興復水利若能興修有實當議旌賞此貴實之意也

事類 周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積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　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為渠於是關中為沃野因名曰鄭國渠　漢鄭當時引渭穿漕渠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嚴熊穿渠引洛水鑿井井下相通行水名曰龍首渠兒寬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舉臿為雲決渠為雨 前漢溝洫志 元帝時召信臣為

南陽大守造鉗盧陂用廣漑灌號曰召父闕本後漢杜詩復修其利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闕本唐李襲譽為揚州都督乃引雷塘水漑田八百餘頃　溫造開後鄉渠漑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闕本本朝太祖乾德二年命陳承昭鑿渠闕文太宗至道元年陳堯叟乞興三白渠復召信臣鄧艾羊祜水田之利以廣農作闕文眞宗咸平四年置水利監　仁宗朝唐州太守趙尚寬復修召信臣渠與境內　堰上嘉其能命留再任　仁宗時王安石急於功利令皮公弼等分掌諸路水利又以提舉常平兼水利事蘇軾上言今欲鑿空尋訪水利豈惟徒勞必大煩擾闕文長　高宗紹興十九年上曰士大夫有欲興修陂湖之利者宜令措置以備闕雨灌漑　二十

一年進呈水利文字上曰須是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則此等事無慮政和聖孝宗淳熙二年進呈江東提舉具析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歳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於是降官落職

林勳善曰國朝累聖相承以農桑爲重故以水利爲急詔諸路勸農司凡塘堰可以利民則繕修者天禧四年也詔開封府天陝許等州及屬縣親民官并帶開溝洫河道事者明道二年也詔京陝西轉運使選官以視諸處水泉可灌溉民田以聞者景祐元年也用王琪之議詔天下舊有陂塘溝洫久堙廢而長吏令佐能勸民興修當以甄賞者景祐二年也詔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監司以聞當議旌

寵者熙寧元年也詔創水磑碾有妨漑民田者以違制論熙寧六年也詔陂塘水利去處多爲人侵占令有司措置毋妨衆用者紹興之三十一年也詔江浙水利久不堪修令逐州守臣考校古迹及湮塞去處條具措置聞奏者隆興二年也推原累朝重農之詔無不以水利爲先務則優養之意固可見矣補類

其獻策收結等叚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

民事門

役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公養自養之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役世之民自爲養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成周之時民之地役司徒定之民之田野遂人辨之民之田里載師任之而又稽夫家者非一人置委積者非一所古人所以繼悉於民者誠慮老弱不等而無力之可任也及其民之既足而後役之則雖力役所在色色皆民斯民不見其爲繁漢唐之間從軍山東至貸子錢往來長安衣裝自備而又戶籍久

不更造田畝流轉不等而役之所加類及貧下之戶後世聽民之自爲生故貧困無聊之民皆不之恤也至其民之不足而後役之則強有力者尚可強從而貧者困者方恤其身之不暇而公家之役夫何有此其所以爲病

體民以寬力役）合君民爲一體通上下為一心而後可以行利民之政矣昔者哀公有年饑之問而有若對以盍徹之辭夫哀公將以足國而有若勸以裕民此非有異旨也盍民戴君而生國以民而存民富則君富矣百姓足則君足矣瘝痌疾痛眾切吾身休戚利害初非異體也何後世不察而國與民不相通歟甚矣取民之制非古人之得已也有宗廟朝廷焉有幣帛饔飧焉有君子以治野人焉於是不得不斂乎

下而奉乎上賦諸彼而用諸此有地也而為粟米之征有家也而為布帛之征有身也而為力役之征取民而至於力役者不免焉雖時當戰國君子已不能不深歎之

續文獻通考役法煩簡利害○周人伍兩軍師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兵役社田追胥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徒役均田均役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工役有府史胥徒而胥役在民矣有比閭族黨而鄉役在民矣此五役悉萃於吾民之身其法亦幾於煩矣然當時之民非惟不以為勞而且以為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皆出於誠心而于貉獻豣宮功入執之詠欣然於閭巷是孰使之然哉自周以降役未必重於古也而斯民往往有不堪之歎借曰南門之役春秋所怨閭左之戍秦民

苦之固不足議矣有如漢唐盛時不知幾倍之省於周也自今觀之漢亭有長鄉有三老嗇夫游徼職教化者不責以獄訟收賦稅者不責以警捕事簡而易辦而且有祿秩之榮或自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或自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其為役亦便矣雖力役之法未改秦舊大臣之子亦均其勞然隨方調兵無遠出也出錢代更無自行也非便乎唐役凡歲不過二旬加役則免租調方正之偏往往有冬衣家簡之榮或授以下州刺史或授以司馬令丞其為役亦便矣雖石壕之詩悍吏追呼古體之詠白頭戍邊然為里正者得免徭役之煩隸龍武者皆蠲出戍之調非便乎而漢唐徒役之民愁嘆憔悴非若周人歌詠自適之意夫古之役繁而民宜病後之

役簡而民宜便今煩者反以為便而簡者反以病告無他古者養之而後用後世知用而不知養焉故也

漢行口賦算賦○吾觀漢之口賦率民年七歲至十四歲為錢二十有三算賦率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為錢百有二十是果何為哉夫周之役法歲不過三日而九賦斂財賄之目自邦中以至幣餘皆有常法而豈為丁錢設邪釋經者乃謂財賄之斂如漢口率出泉自是說之興毋怪乎後之頭會於民者得以籍口也漢至文帝當煙火萬里之餘纔減初漢舊額三之二何知其可減而獨不知其可免乎孝昭承海內虛耗之後亦但詔無收五口賦何知口賦之不當收而獨不知算賦之不當責乎夫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賦賦出於地

可也出於農可也出於商賈可也以民之堪於充役也而征之是誠何法哉

法祖嘉猷國朝差顧本末○且國朝差役之法何如哉催租之務差役之事里正責也綱運之送倉庫之典衙前責也始則差為里正滿則復為衙前差法然爾至其弊也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出困倉場於飛輓貲產破於厨傳故有十貫入重難者有鬻田產於官戶者韓琦言之蔡齊言之雖温公亦言之是時也特言去役之害未言改役之法爾自李戒以民苦重役不若重稅之說告韓絳而顧役之說始出自韓絳以差役顧役利害之說告安石而顧之說始用迨于熙寧之後金陵當國而差役始轉為顧役矣熙寧之顧役又何

如哉以坊場之入祿衙前以役科之錢而顧鄉司弓箭手顧法然爾至其弊也估及室廬括至車馬計產而出錢可也而寬剩過歛割鼻餉口果何義邪富者而安居可也而貧民充役拆屋賣木果何義邪有縣令議役不當而相率去官者有畿民科率不留而爭避孥相者故楊繪論之劉摯論之雖章子厚亦論之是時也特言差法之可改而不知顧法行之未便謝自溫公當國而助役之法始罷蔡京迎旨而助役之法遽能議之未詳行之太過范蘇諸賢刺口極論至于紹聖之初子厚秉間而差役復定爲顧役矣

中興差顧並用（中興以來役法又與前異鄉書弓箭輸錢召募用熙豐之法也里正保長出力受差猶嘉祐之法也夫

差不復顧顧不復差今之並用何也蓋自元豐三色庸顧之錢而入紹興總制餉軍之用無可募民始率義役噫此豈中興得已哉渡江給兵費用浩穰特濟一時之權耳然祖宗使民之意唯恐有失故縣官之責辦則改募耆社括倉之憚充則勸為義役今年議通差明年給官田惓惓憂卹之念天下感之故雖煩而實簡爾

時文警段 役而至為丁錢○役法之為民病尚矣因役而有丁錢其為民病益甚焉夫天地之仁以無微而不容雨露之仁以無微而不濡聖人之仁以無微而不被彼丁錢之所出皆民之微者也何堯之治天下必為黎民是懷文王之撫方夏必為小民是保而後之人主乃於閭閻匹夫之微而忍征

其錢於常賦之外乎吁是法也自口賦算賦之起於漢而流毒於百姓者非一日矣

立法欲其盡善○役法之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利役法之不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患且庶人在官古有是言也而其法有丁役募召二制焉丁役之制行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募召之制成於熙寧元豐之後行法之初莫不大以為利及其久也其弊駸駸以出是雖古之善立法者亦所不能免也丁役之法嘗有其弊也一變而為募召矣募召之法亦嘗有其弊也一變而復為丁役矣適其變拯其弊特之與其勢有不得不然皆中興更革以來豈不參衆見以博求其利病哉然彼以為得而此或以為失此以為害而彼或以為利四方九州

所不能齊也推其所得而捄其失去其所害而同其利救偏補弊修飾潤澤之以為盡善向父之法其於利民豈小補哉

官吏徇私之弊○嗟夫法立於朝廷未嘗不公也法行於州縣毋乃有未公乎官貪玩法三尺之不顧吏奸舞法百計之是生覬望於門地之勢要則法以勢要而移攀跽於書翰之貴顯則法以貴顯而移指孤寒無援者為挂應之椿目弱丁寡助者為承擾之額官吏非徒有所迫而差之也亦且利其善懦以為奇貨焉吁不公之患如此哉

綱語駢球

官物陷失勒之出　吏卒經從誅求百倍

官綱費用責之供　寇盜竊發文移四出

賄賂交輸於吏舍而富者卒免　　實費之用固所當辦
差役終歸於弱戶而充者立貧　　額外之需非所當敷
按比戶口課殖農桑　　古者民養於官故役法皆利民
檢責非違催驅賦役　　後世民自爲養故役法皆害民
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
雖無夤緣以請託者不至於受困
鄉役里正保長病民○厥今里有正以除盜詰奸爲事
保有長專任催科之責則其名猶古也其役之也視貲產之
崇卑以爲先後之次則其均猶古也然而爲長吏者不能體
朝廷優䘏民隱之意而責任於猾胥不論貧富不均勞佚富
而賂厚者則歇久而不差貧而賂薄者則歇暫而復役租賦

使之督而其間有亡者則代其輸寇盜使之捕而其間有不獲者則如其罪大抵百金之產盡於一役千金之產盡於再役編甿嗸嗸貲業破壞至於逃亡趣辦迫急而加之箠辱民以良家充役而官以賤隸視之一議差役百端規避無以利之而反以害之則其憚爲也何怪哉

民困後爲義役○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巧以使民不窮其力於義役一事見之矣人之以義相率而竭力奉上固前代之所未有謂其弊者何哉蓋今之役法非獨一催科而已官府不時之需胥徒額外之取中產之家困於一役上產之家困於再役民不堪其役乃私相告語曰與其苛蕩析以應官府之命孰若不愛其力以求一旦之安也與其重賄賂以厭胥

徒之欲孰若同出其力以自保於一鄉也故淅之義役人皆以其意為可喜吾獨以其意為可悲何則使公家無重役民間素不蒙其害則民其相率為是乎今之法莫若責縣令以寬民之力昔劉平為全椒令而人至減年以就役其必有道矣使天下之役法皆如是又奚義役為哉

鄉司乞取之弊　鄉司雖至微至賤而其關乎民事為最切故凡鄉司知地之廣狹人戶之虛實賦役之輕重皆所以熟講而精究往往民間之事官司所不能知者惟以鄉司所供為是官司之事人戶所不能名者惟以鄉司所陳為是差役有定敘鄉司取乞之厚則降甲為乙而可以倖免鄉司有求不獲則陞貧為富而不容陳訴於是產去而稅存田多而役

少富室之家常逸樂而貧薄之家常因苦困之破產蕩業不能聊生

生意收結 寬卹中產之家○雖然豪貴之家占田踰制也蓄財過厚也凡其頤指氣使無一不滿其意而其貧者又耕其田而受其役則豪貴者固不憚差役而貧者又差之所不及也所最可憫者其惟中產之家乎以中產之家而充重役則有破家而蕩業者矣欲其法之盡善莫若倍其差役於豪貴而於中產則寬之則是法也何其不可行於久遠哉若夫催科之有逃亡而抑之備償此尤不近於人情非所謂恤民之政也古者以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而有薄征弛力之說而況貧而逃亡又使執彼之人為之代償乎上之人其亦于中

產而加惑焉可也

不可困辱里正〇今日兵役胥役徒役工役之法皆不及民所及於民者獨一鄉役耳然一議差役如赴湯火富而強且猾者多方以規避貧而懦且朴者寒心於破產租賦之催督奸盜之詰捕固所願者令而勸捕之賞則任之逃亡之租則代之其可乎文書之奉行橋道之修繕固所共也今而郡縣之雜須則供之胥吏之邀求則啗之其可乎以一人之身而責以數者不能堪之事其爲役也憊矣噫今之鄉役乃成周族黨之長皆用命士歷代以來其選亦重漢有三老而給秩食後魏創三長而復征繇隋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皆用勳官六品自三代至唐千有餘年其崇重之意

嘗如一日令之保正即古遺制其可以僕卒辱之歟噫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欲復族黨之制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鄉役奚特在於教職哉

故事源流

經籍格言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 盡心下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王制

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民困務而力不足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繇役使之愛日 本傳

歷代事實 文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宅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詩 成王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田役以馭其

衆禮小司徒掌凡征役之施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通典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勞苦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鹽鐵論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前漢食貨志始皇發閭左之戍海內愁怨上同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年五十六乃免爲庶民前漢高祖紀注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注傳著也著名籍以給公家徭役紀本昭帝元鳳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

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此漢初因秦法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本紀

唐租庸調法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閏加兩日唐志

太宗貞觀初護民之勞育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省肆思因人力乃曰百姓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掛纖漸訖

十 唐武德中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九年詔爲九等每差科先從高等開元後戶籍久不更造德宗時楊炎爲兩稅法以貧富爲

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志語

皇朝典章太祖建隆中詔縣令佐檢察差役務底均平語建隆二年發丁夫浚五丈河上曰勞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今浚河蓋不獲已也　太宗興國五年程能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望下諸路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並免上從　仁宗時有司議發民伐瀕河榆柳以塞決河上以妨農命調兵以伐之又泰州築捍海堰以障民田初興役雪寒民兵多死比再興役止命發卒與治毋得調民　神宗時祖宗之法既變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一吳蜀之民以顧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

顧役温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温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爲未盡二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中温公復差役改顧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顧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顧役當靜議熟講庶幾可行名臣[illegible]

神宗熙寧初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於差役望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詔從之役法之議自此而始王安石當國遂罷差役之法使民出錢募役而中丞楊繪言難行之說有五而劉摯亦陳十害當時縣令有以議役法而相率去官

者畿甸之民有上等戶出六百貫省廣西一路之民出役錢至廿萬緡募役錢實用十四萬緡餘五萬緡謂之寬剩者元祐初司馬光言免役之害有五而請罷其法是時御史孫括言宜斟酌施行務在合宜范純仁言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蘇軾亦言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司馬光不然其說遂復差役之法亦有不便於民者至紹聖初則復改而為顧役矣繼高宗紹興四年上曰役法推行浸久失其本意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力愈困此宜講究蹟自高宗紹興中始修常平免役之令其後歲月浸久論建滋多視舊法或牴牾吏緣為姦淳熙末陳居仁因請下勑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後續降指揮精加參考萃為一書名曰役法

撮要布之天下雜記孝宗乾道十年范成大奏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憚充役破產之苦議各出田業以助役戶既免爭端又無破家竭產之患田里雍和幾有古風名曰義役

孝宗淳熙十一年御筆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然則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宵旰以思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輪差聖政

先正論建 秦少游奏曰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周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囷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敝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獻直以免其身

然而許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冀多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熈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揺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寧宗嘉定六年臣僚論成周會民卒伍以比追胥使之相保相受合衆力而共爲之非獨役也辨其可任以役國事歲不過三日非常役也後世以一都一保之役而萃於一家仍歲而不得免故雖大家巨室有所不堪於獨役而後相率爲鴆役若保正之義倉保長之總頭皆良法也然則州縣之吏以役爲市利於官之差役不利於民之鴆役於是義莊之敗壞

總頭之役掾官不能主之而使吏得其心焉民間之苦特未知其所終也

文集[illegible]平錢文子曰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循禁盜賊在今爲都正長是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積其功勞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朱邑以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游徼主鄉捕盜有績而府已著其閥閱故一鄉之中各有攸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租稅者無與於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拱手而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之以捕責之催歛責之橋梁道路之繕修而縣有雜湏則又

數之其爲役也擾矣至其服役求官者漢雖由刀筆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吏給於郡縣與夫上給於中都官皆以更錢顧之則猶有廩祿也非如後世招募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焉然則漢之役法殆未容以輕議　水心曰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顧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原者無所取材以爲戶耆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

役法二

以得人奉行立説

策頭有公法有公道揭之象魏正大無私著之令典明白可據此役法之所謂公法也州縣奉行無所觀望強弱相安不容請托此役法之所謂公道也惟其立是法於朝廷者既出於公而用是法於州縣者亦出於公則有產有役孰得而辭之當為而為孰得而卻之則戶之出等者一倍再倍可也力之不及者或充或歇可也持守此公金石不移保守此公毫髮不爽則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雖無夤緣以請托者不至於受困則人心惟公法之信公道之畏矣

策腹今日言差役之弊者則曰保正任烟火盜賊之重難而加以雜色之科數保長任催科之煩難而重以逃絕畸零之

代納故向之充役費以百金之充役費以千推原其弊皆由丞簿失職合是二職而論之則賦役之爲弊其責固有在矣誠使簿之與丞各得其人皆任其責則産簿必詳於句稽朱鈔必覈於銷注使物力有考賦役無差可以厚民生可以固國本矣

昔有任臨爲簿者不以里正督逋而催科可爲天下法是豈今日居哦松之任處栖棘之寄者獨無若人而出乎抑論之昔范公純仁諫温公變差役之法曰宰相當求賢才而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亦無所患苟不得人雖付以良法若失先後之次亦足以病民然則欲行鄉役之法當自郡縣得人始也

事類本朝太宗至道三年上曰治邑之才但公清不撓即為良吏今之縣政鮮不徇情失正每均繇役上戶每以勢免貧弱獨受其弊續高宗紹興因奏保正耆戶長元法止合管烟火橋道令承領文書市物顧夫以至縣官私用之物種種責辦病民莫大於此上曰朕頃在河北親見其弊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讀臨川曰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圖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戶至而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

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鳬居鴈遊聚散而之 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緩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待其人而行之則擾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